书里书外

一份来自生命河流的可爱书写

为文为人，我以为可爱是一个难得的境界，须得是专业方面的智慧、性情上的天真和恰到好处的幽默相融合才行。之所以这么说，是肖辉跃新作《醒来的河流》启发了我的思考。

《醒来的河流》真是一本可爱的书。周末的晚上，我斜歪在床边，闲翻此书，读着读着，仿佛置身于靳江边那个万物生长、人和自然真正融为一体、充满淳厚人情味和生活气息的村庄，紧绷的身心也柔软、融化了。

作为同龄人，作为同样在农村长大的女性，我惊叹于肖辉跃对乡村物候和生物知识的深度了解，这与她近十多年来全身心投入对大自然尤其是对宁乡靳江沿岸的专注观察分不开。

且看这样的段落：雄蛛“只有雌蛛的四分之一大，但它是个很知趣的丈夫，没有谁比它更了解夫人的脾气。稍不如意，夫人就会拿碰到的任何东西开刀，也不排除拿它当点心。因此，当夫人要出去干活时，它立即弓腰闪到一旁给它让道，给它站岗放哨。”（《蝴蝶、蜘蛛与白头翁》）这样的文本全书随处可拾。

该书活泼美妙的文字魅力，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平等的视角，二是情感的真挚，三是观察的细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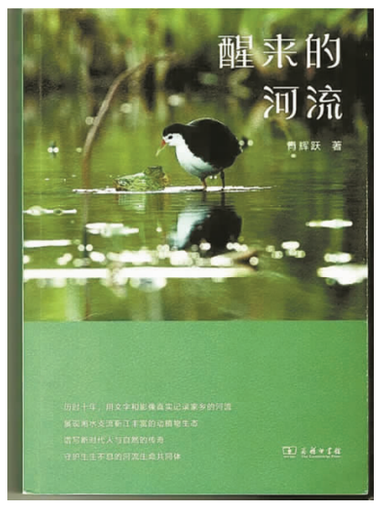
万物是平等的，在作者看来，书中出现的所有生物，都是身边的朋友、家人，它们的所有行为，都是与人类同样情感和意识的表达。她写日常所见的麻雀：“我们在巷子里聊天时，麻雀就站在屋檐上聊天。我们离开时，麻雀便赶紧飞到我们坐的地方打扫战场。”（《蟋蟀巷》）她写雀占燕巢：“每年燕子南飞后，麻雀就会租居一段时间，它们拥有燕巢的短期租住权，租金为零，租期约为半年，从当年入秋到第二年初春。”（《燕子归来》），俨然人类的都市生活。

肖辉跃能投入巨大时间和精力专注于大自然的观察，当然是因为她对这片土地对自然万物深沉的爱，所以笔下也是真情流露。她写等一只鸟的心情：“我如同失恋的人一般，坐在河岸上失魂落魄。”她写与一条蛇的交流：“（白节蛇）临走回头瞅了我一眼，眼神温柔得像窗外的曙光。那一刻我真是羞愧无比，该钻墙洞的是我而不是它……我感觉自己欠白节蛇一个人情”。（《致命的诱惑》）她把它们当成亲人朋友，所以，会为之欢喜、悲伤、愤怒、悔恨。

文本之美还在于观察和描述的细致入微，各种场景像高清纪录片一样可以随时定格，值得回味和揣摩。比如：“阳光透过构树叶，一片斑驳的绿光穿过它的翅膀，根根羽毛散开，半透明的阴影造就了一扇美妙的百叶窗。”（《似是故人来》）她写老鼠突然发现被黄鼠狼盯上：“中午，大老鼠照例来到池塘边散步。十几圈后，它又跳上大石头，望着水里自己的倒影颇为满意。两只雪白的前爪一上一下刷着胡子，两颗凸起的黑眼珠骨碌碌地转。”（《替黄鼠狼平反》）这简直是戏剧演员炉火纯青的表演啊，但如果不是作者细致深刻的观察，又怎能将这样的精彩表演形诸笔端呢？

说到这本书的可爱，还须特别提到这里可爱的乡邻。比如将硕大烟灰缸放在电视机顶上专接燕子屎的老邓夫妇，头发雪白身上腊肉一样黑的新哥，带着两只狗在乡村路上唱花鼓戏的公公……众多人物虽只是以龙套角色在书中零星出现，但寥寥数笔却都活灵活现，鲜活热辣的乡村生活场景也呈现眼前。

这样的文字，作者一定是面带微笑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她是从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感受到了生命的真欢喜，因此将这欢喜自然地流淌到纸上，所以有了这样一本可爱的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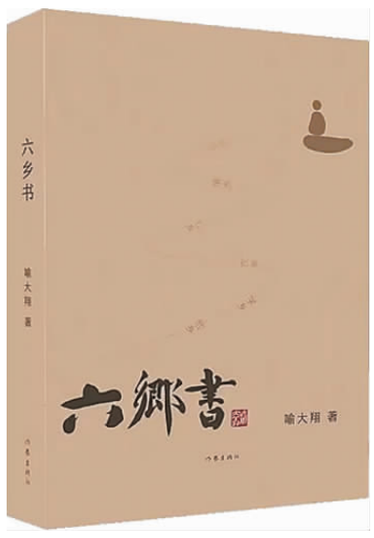


《醒来的河流》/肖辉跃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他山之石

高谈与美唱

——读散文集《六乡书》



《六乡书》/喻大翔著
作家出版社出版

“人生七十古来稀”，世人大都耳熟能详，许多人视之为俗谚口碑，却不知它出于千年前杜甫的《曲江二首》之二，杜甫才是这一名言的版权拥有者。喻大翔自云：“行年七十”，从数十年所写散文作品中遴选而成散文集《六乡书》，“也算是对自己七十周岁的一个纪念”。

除了身为国民的那一张，喻大翔另有两张在不同场合出示的身份证，一张是“学者”，一张是“诗人”。他数十年中先后在华中师范大学、海南师范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任教，学术有专攻，主要研究和讲授包括台港与海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散文与诗歌（后期还讲授格律诗）。讲台上舌灿莲花，而且述而有作，《用生命拥抱文化——中华20世纪学者散文的文化精神》《两岸四地百年散文纵横论》《现代中文散文十五讲》，就是他专门且专题的散文研究代表作，前者至今仍为空谷足音，有导夫先路之功。在20世纪中文散文研究方面，他视野开阔，观念新锐，因此而被中国社科院《文学评论》誉为“当代站在最前沿的两个学者之一”。喻大翔也情有别锺，是一位少年时代即和诗相近相亲年既老而不衰的诗人，长于诗性思维而敏于诗意感悟，虽是传道授业解惑与学术研究之余的业余，结集的诗作也有《永远的藩篱》，以及《舟行纪——同济百年诗传》为证。

喻大翔既是学者也是诗人，他以学者与诗人的身份进行散文创作，其作品自然就具有了学者的素养和诗人的气质，二者相辅相成，既有学者的腹笥丰盈，指挥如意，厚重而不流于浅薄；也有诗人的赤子情怀，飞扬想象，鲜活而不堕于枯涩。《六乡书》中各乡的风光风景虽然各不相侔，因题材有别抒写角度与笔墨有异而自成面目，如《心乡》《衣乡》《学乡》中收录之文，就呈现出更多的学人本色，而《故乡》《情乡》《他乡》中就列之作，则表现出更多的诗人风采。但总而观之，《六乡书》的突出特色与整体风格，却是学术与诗的互相渗透，美美与共，在当代散文创作中独具一格。如果以比喻来形容，《六乡书》就是学术与诗调和而成的另类鸡尾酒，它色彩芳香特异而滋味可口绵长，等待有心的读者前来斟酌品赏。

《六乡书》附录了喻大翔的一篇重要论文，即《中国散文的五大特质》，从“中国”与“五大”之界定，此文属于所谓“宏大叙事”，颇有“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之概。确实，此文是喻大翔于古今散文研究多年所形成的对中国散文文体特征的系统认识与表述，也寄寓了他对于优秀杰出散文的期待与理想，当然无疑也是他自己创作散文的座右铭。作者正是用自己的散文创作实践自己的散文理论，努力让理性与感性、诗意与哲理、议论与故事携手同行，甚至将小说、戏剧、论文等跨散文体裁融化在自己的文本之中。听其言而观其行，观其行而听其言，慧心的读者当会在两相参照的阅读中别有会心。

喻大翔所论列中国散文的五大特质，我只对第四项“语言的日常性”略有“微词”。他认为“五四以来，散文语言更加口语化，生活化”，这虽然不错，但五四以来至今的优秀散文也颇为注意吸收古典汉语“文”的多种优质，风格也并非单纯以“清淡”或“素淡”见长，似不能以“语言的日常性”一言以蔽之，更不便扩而论之来限定现当代而无分古今的“中国散文”。当代散文大家余光中的散文即是如此，他论散文语言应“文白交融”的诸多论述也应称洞见卓识。不过，喻大翔所云“五大”，仍然堪称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尤其是压阵之“体裁的兼类性”，更应称为他发人之所未发的创见。这一观念是他在二十多年前的论著中首先提出，言之不足，故重言之，《中国散文的五大特质》又特为标举。在《六乡书》中，第二辑中的《私语六题》《逃离与回归》；第三辑中的《灵宙五重奏》；第四辑中颇具创造性的《衣乡》；第五辑中的《文学史上的同济人》；第六辑中的《九华山醉雾》等等，都应是他理想中的“兼类散文”，或者说是其有关理论的成功实践与实验。因此，《六乡书》不仅具有学术与诗交融的特色，也具有明显的“兼类性”。

附带一提的是，我曾写有《唐诗之旅》《宋词之旅》《元曲之旅》《宋词世界》《元曲山河》，以及《清诗之旅》《绝句之旅》等书，大翔曾撰评文将之定义为“诗文化散文”，深得我心。我也有心为散文这一古老的文学体裁注入新鲜血液，为文体的新变与创造略尽微忱，故将游记、诗论、诗词评赏、读书札记、抒情与叙事散文等形式一炉而炼。其时尚不知大翔“兼类性”之高论，今日得知，欣然色喜而让它们对号入座。

有人嘲讽理论家、评论家只能纸上谈兵而不谙创作，如棉花匠只会弹（谈）不会唱，大翔兄教学与创作并兼，研究与实践同胜，既会谈又会唱，而且是高谈与美唱。他虽年届七十，但今日的七十已非“古稀之年”，而是大有作为的壮岁。

史海钩沉

《在江湖与庙堂之间——贬谪中的宋代文人》/储劲松著/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他们何以流芳百世？

《在江湖与庙堂之间》一书以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苏舜钦、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秦观、陆游、杨万里、辛弃疾这11位两宋时期著名的文人士大夫为书写对象，以他们的落魄失意阶段为书写线索，通过对青史、年谱、作家作品、传记、行状、祭文、墓志铭、历代相关文章等的爬梳，再现了他们在贬谪、罢职、赋闲期间的心路历程和生活况味，从中发现他们共同的特质：在失意中展示傲然风骨，在磨难中铸造精神徽章，在落魄中实现涅槃重生，在逆境中尽显人生风流。

虽然他们遭到贬谪，但他们心中那根做人的标尺始终没有移位。他们仍旧敢于直谏，维护道统，舍生取义，坚持真理；他们依然心忧天下，情系苍生，尽其所能，为民办事，从而流芳百世。如在《履霜操——范仲淹在睦州和饶州》中，作者写到，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第三次被贬往饶州任职。针对饶州民风顽劣好斗的特点，范仲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兴学校、移风俗。他选择一块林木掩映的地方，重建学校，扩大规模，让更多的学子能够读上书。范仲淹在学校开学时说：“二十载后，当有魁天下者。”果然，治平二年（1065年），饶州学子彭汝砺状元及第，他的弟弟彭汝霖进士及第。范仲淹用自己的行动，实践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民生情怀。与范仲淹重视兴学一样，在《归袖翩然——杨万里最后十九年》中，我们看到，当杨万里被贬谪到筠州后，发现高安县没有县学，学子们只能寄居在州学的小斋房就读，于是马上动手兴建县学，让“一方学子咸集，学风大盛”；同时，他还“以德抚民，无为而治，州内刑清诉简，百姓安居乐业”；杨万里离开筠州后，这里的民众建起“三贤祠”，纪念先后贬谪至此的余靖、苏辙以及杨万里。

两宋时期，官员贬谪之地，大都在偏僻蛮荒之处，自然环境十分恶劣，生活条件相当艰苦，但作者通过查阅林林总总的史料发现，这些文人士大夫面对人生的重大考验，大都显得从容自若、乐观豁达，在贬谪中著书立说，在放逐中完善自我，将人生的至暗时刻转化为高光时刻。这样的例子在书中比比皆是：如景祐三年（1036年），欧阳修受范仲淹牵连，被贬往峡州出任夷陵令。年届而立的欧阳修，对这次贬谪并不在意，反而认为是砥砺、升华自己的良机。在贬谪夷陵的三年间，欧阳修先后撰写了《易或问》《易童子问》《诗解》《春秋论》《春秋或问》，还完成了记录五代十国的史书《十国志》（《素履之往——逆境中的欧阳修》）；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返回金陵老家，“致仕后的王安石，读书、写诗、钻研群经、深研佛家和道家著作、修订《字说》”（《江南多翠微——罢相后的王安石》）；而黄庭坚在贬谪黔州期间，“书艺猛进，《廉颇蔺相如传》《砥柱铭》《李白秋浦歌十五首》等书法作品，为其奠定了宗师地位”（《风流犹拍——黄庭坚的逐客生涯》）……一个又一个文人士大夫，用他们的行动，践行着“君子坦荡荡”的人生格言。

读有所德

只此一书，便识郴州

郴州坐落于我国南部最大的山脉——南岭之上，傍晚，万千灯火随着黛青山脉蜿蜒探出，无数繁盛的人文与奇巧的造物便沉淀其中。

《只此郴州》一书，书写的正是郴州源远流长的历史与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色。它集众家之长、风格各异却又脉络清晰、浑然一体。全书六篇各有侧重地介绍了郴州的千载人文、灵动山水、物华天宝、红色基因和人间烟火，展现了不同笔者不同视角下的郴州。

第一篇“客从何处来”。文章对千载人文的探索上溯至炎帝神农，下追至宋元明清，既追寻郴州历史来源，也在诗山文海中游历郴州之美。字里行间情深意切，合上书页，口中仍会不经意地吟诵：“衡阳犹有雁传书，郴阳和雁无。”

第二篇“苍茫云海间”，将笔锋一转，引读者目光投向了郴州诗意满满的灵动山水。从缝合东南丘陵的庞大山脉——南岭，到如画卷般的丹霞地貌、神工天巧的地下溶洞……一处郴州竟能包揽如此浩瀚磅礴的山水乐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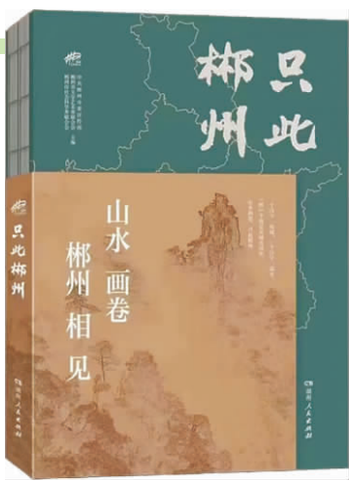
第三篇“湘风写诗情”，则是对古道、古渡、古祠堂、古老非遗等的记录与诉说。人们在日升月落中繁衍生息，文化也在岁月长河中孕育激荡，探寻这些有着悠久过往的存在，仿佛跨越了历史，看到了郴州两千多年来发展演变的过程。

第四篇“风物蕴楚南”，把郴州的万千物华、一方富庶写得淋漓尽致。不论是丰收之际的橙红橘绿、闻名天下的临武鸭，还是“中国有色金属之乡”“世界生物基因库”等头衔，书中对它们详尽的描写和独到的感触都令人眼前一亮。

如果说第四篇集中描写了郴州的“物华天宝”，那么第五篇“浩气存天地”就是对郴州“人杰地灵”的体现。红色星火守一股精神，郴州曾涌现出许多令人钦佩的英雄，发生过许多触动人心的故事，朱德、陈毅在这里发动湘南起义；中国女排从这里起飞，创造了“五连冠”的辉煌；“半条被子”的故事在这里发生，告诉我们“共产党就是自己只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这些事迹值得传唱。

第六篇“烟火慰人心”，则用亲切的笔调向读者展现了一个有温度的城市，郴州有山林绿意，有湖光水色，有华灯初上万家烟火，也有舌尖美味抚慰人心……这些最平凡的景象构成了最温暖的郴州，也承载着无数人共通的乡愁。

《只此郴州》是一本有深度的书。了解一座城市，不可忽略其历史，正是那些古老的建筑、不断传诵的诗句，代代流传的风俗，历经岁月沉淀的印记才构成了如今的郴州。书中对郴州历史的探寻是用心的，我们随徐霞客一同在郴州逡巡，也在韩愈、秦观等人的笔下读郴州，忆古思今……除此以外，静物也在用无声的语言讲述着郴州。崖壁上饱经风霜的坦洞、印着骡马蹄印的湘粤古道、香火缭绕的古老祠堂……我们看到了一个丰满的，有灵魂、有故事的郴州。



《只此郴州》/郴州市委宣传部、市文联、市社科联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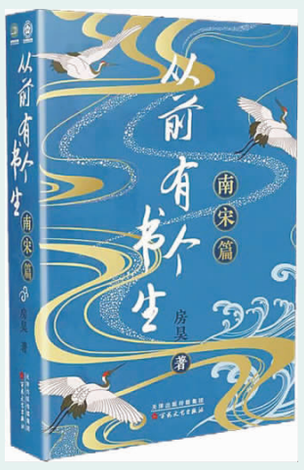
郴州既有历史的厚度，又有万物的丰度，想要把这些包罗进一本书中，让读者读一书而知一城，无疑是不易的。但《只此郴州》用独特的方式写出了郴州的历史厚度、人文温度和生活热度。与此同时，《只此郴州》更是用扎实的数据和深入的调查研究，展示了最真实的郴州，我们不仅能了解文人口中的郴州，也能读到史学家、生物学家、矿物学家等人眼中的郴州。

读一书，识一城。《只此郴州》以自然万物为骨、以人文历史为形，我们在图文之间徜徉，也如同置身于郴州游历。只此一书，便识郴州。

走马观书

《从前有个书生：南宋篇》

房昊著/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作者房昊继《从前有个书生：魏晋篇》《从前有个书生：北宋篇》之后创作的“南宋篇”。全书继承了该系列的特点：几乎每个故事都是以“从前有个书生”开头，却并不急于说透故事的主人公是谁，接下来邀请读者在作者的引领下，猜测“书生”的真实身份。

李清照、岳飞、辛弃疾、虞允文、陆游、张孝祥……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南宋人物，都是以这样的形式在本书中以陌生又熟悉的面孔重新出现。

《繁花：批注本》

金宇澄著/沈宏非批注/姜庆共排版/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本书脱胎于金宇澄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繁花》，特邀作家沈宏非批注、著名设计师姜庆共排版设计。

《繁花》穿插于20世纪60年代和90年代间，人物在两个时空交错叠替，以独特的沪语和话本式表达，书写了一部上海的繁华传奇。本书在原著基础上，对其中的方言词汇、特殊表达、重点情节加以批注和鉴赏，解构《繁花》的精巧结构和艺术细节，带领读者深入感受《繁花》的美妙世界。